



INTERNATIONAL PRESENTS

classics con

As the fall season gets under way, a chic
both the men's and women's markets.
the

have become mini
refined design

palette

classic story

softsw

inter

pearl

RO

urces a

ore qual

with color

men's contemporary, too, is showing
and softer, more feminine silhouette

中國 新 詩

的傳統與現代

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

李怡 著

本書系重慶市教育委員會重大社科專案（中國現代新詩閱讀學研究）
及四川大學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專案

大陸學者叢書 CG0011

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 / 李怡著.

--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6[民 95]
面；公分

ISBN 978-986-6909-01-6(平裝)

1. 中國詩－歷史－現代(1900-) 2. 中國詩－評論

820.9108

95019224

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

作 者 / 李怡

發行人 / 宋政坤

主 編 / 宋如珊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陳穎如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林孝騰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6909-01-6

ISBN-10 / 986-6909-01-8

2006 年 10 月 BOD 一版

定價：46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總序

1992年，兩岸開放探親後的第五年，我在埋首撰寫論文〈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過程中，驚覺對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投入成果，並在種種因緣之下，開始關注對岸文學，一頭栽進大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多年來，心中一直記掛著應該把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情況也整理出來。因為台灣和大陸是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兩大陣地，除了兩岸學界的本土文學研究之外，還須對照兩岸學界的彼岸文學研究，才能較完整地勾勒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樣貌。去年，我終於把這個想法，部分地呈現在〈台灣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觀察〉一文中。但是，這個念頭的萌發到落實，竟已倏忽十年，而在這期間，仍有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尚未完成，不禁令人感慨韶光的飛逝和個人力量的局限。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兩岸都因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日益開放多元；近年更因大量研究者的投入，產生豐盛的研究成果，帶起兩岸文學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岸的研究者，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成長，但透過溝通理解、互動砥礪，時時激盪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火花。

「大陸學者叢書」的構想，便是在這樣的感慨和讚嘆中形成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成果的交流和智慧的傳遞，是兩岸文學界最有意義的雙贏；於是我想，應從立足台

灣開始，將對岸學者的文學研究引介來台，這是現階段能夠做也應該做的努力。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存在著難以克服的主客觀因素，台灣出版界的不景氣，更提高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度。

感謝秀威資訊公司的總經理宋政坤先生，他以顛覆傳統的數位印製模式，導入數位出版作業系統，作為這套叢書背後的堅實後盾，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使「大陸學者叢書」能以學術價值作為出版考量，不受庫存壓力的影響，讓台灣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彼岸的優質學術論著。在兩岸的學術交流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會是一個美好開端。

宋如珊

2004年9月 於士林芝山岩

序^{*}

當上帝把我定格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時候，我已經過了愛讀詩、愛寫詩的年齡，粗糙的人生已經磨鈍了我的敏銳的詩感，所以現代詩歌研究領域我一直不敢問津，現代詩論著作也讀得很少。但就我有限的經驗，我敢說，李怡這部《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是我迄今為止讀到的一部極好的現代詩論著作。雖然已經耽誤了李怡該書出版的時間，但我還是一口氣讀完了李怡寄來的全部文稿，幾乎它的每一個章節都使我感到震動，感到一種求知的喜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全書從開頭到結尾，到處都有閃光的論述。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詩歌研究有個困難，即詩歌欣賞要求詩論家要像詩人一樣敏感，一樣易於被一個具體的對象所感動，一樣富有想像力，但這樣的詩論家則往往讓人感到有些小家子氣，有些鑽牛角尖，這當然首先是由我們這些感覺較遲鈍的讀者造成的，他們感受到的我們感受不到，他們想像得出的我們想像不出，所以我們感到他們對著芝麻粒大的一首小詩，對著其中的一個意象、一個詞語說了那麼多的話，就把這微末的東西當成整個大世界，有些小，不大氣，有些怪，難以讓人理

* 本書初版名《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出版於1994年4月，這是王富仁先生為初版所寫的序言。

解。但與此同時，詩論家也不能不負著一點責任，因為詩論總是給不那麼懂詩的人看的，你得讓他感到意義，感到真確的內容。假若你在任何一個微末的細節上都有超常的感動，見月傷心，見花流淚，在任何一個平淡無奇的詩句中也能引申出全部人類的全部感情，讀者也就難以跟得上你的思路了。在這時，他感到你詩論家太小家子氣，太有些羅曼蒂克也就不是毫無道理的了。詩論還是論，它總得有點理論深度，有個居高臨下的氣勢，有個囊括一切而又能分辨其不同等級、不同個性的框架。我認為，迄今為止，中國新詩研究的這個框架還是沒有建立起來。論郭沫若使用郭沫若的標準，論馮至使用馮至的標準，其結果還是無法把他們放在一個統一的現代新詩的框架中，越研究越零碎，越說越雜亂，不是抓住一個丟掉一切，就是對每個人都說一大堆好話，這樣便失去了研究的價值了。李怡這部書的最大貢獻就是給中國新詩的研究建立了一個宏大的現代詩學的框架，雖然它不是一個唯一合理的框架，但卻是一個有自身合理性的框架。這個框架不是任意加諸對象的，而是反映著中國新詩發展特點的一個框架。中國新詩發展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是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西方詩歌傳統、現代詩人的個性追求這三種不同力量的綜合運動中進行的。李怡一旦把全部中國新詩納入到這個歷史的框架，就使他的研究有了宏闊的氣勢，有了博大的胸懷，不再使人感到那麼小家子氣。但這宏觀的氣度並沒有使他失去對詩歌的敏銳感受，反而使他對現代詩的感受更細緻、更具體了。我認為，每個讀完全書而又不懷有偏見的人，都會與我有相同的感受。

任何一個詩人的創造都離不開自己的傳統，但在我們過去的理解中，傳統似乎僅指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實際上，傳統是一個渾融的整體，是詩人所賴以創造的全部基礎。對於中國現代詩人，中國古代的詩歌和西方的詩歌都是他賴以起步的詩歌傳統，只是它們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詩人自身對它們的意識有所不同。在新詩初建的時候，新詩作者在西方詩歌的傳統中看到發展中國新詩的契機，所以他們提倡向西方詩歌學習，介紹西方詩人的創作和理論，努力把西方詩歌的經驗和理論運用於自己的詩歌創作，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並不能完全擺脫中國古代詩歌的傳統，更不能完全擺脫傳統思想和中國語言特點的束縛，西方的傳統到了中國的詩歌中，發生了變異，有了不同的特質，當向西方詩歌學習成了一種定勢，人們就感到自己仍然無法離開中國古代詩歌的傳統，並且中國古代詩歌的成就仍然對於發展新詩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在這時，詩人們就會重點轉向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用中國古代詩歌的創作和理論改造中國的新詩，但在這時，中國新詩的作者卻已經接受了西方詩歌的影響，他們已經無法完全洗淨也不想洗淨這些影響了，不但古代的文化傳統已經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搬進現代，就是古典詩歌的文言基礎也與現代白話語言有了根本的不同。古典詩歌的部分美學特徵已經隨文言格律詩形式的改變而不可挽救地喪失了。我認為，這兩種傳統在現代詩人意識中正像紅綠燈一樣一個亮起來，一個暗下去，暗下去的又亮起來，亮起來的又暗下去，輪番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導致了中國新詩的不斷演變和發展。但在這一亮一暗當中，又

構成了東西方詩歌的各個不同的對應點，因為亮也不是整個傳統的亮，暗也不是整個傳統的暗，當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傳統，當惠特曼、華茲華斯、泰戈爾這些外國詩人的創作在郭沫若的意識中亮了起來的時候，中國古代的詩歌傳統就從整體上暗了下來，但屈原、陶淵明、李白、王維的古典詩歌傳統卻在整體暗下去的背景上顯得愈加突出，這就構成了東西詩歌傳統的對應點，郭沫若的詩歌就在這兩個對應點間移動，有時更近於西方詩歌傳統，有時又更近於中國古代詩歌傳統。而在選擇這對應點時，又隨著詩人自身的個性和當時中外詩歌發展的不同情勢有所變動。我認為，李怡該論著對中國現代新詩這一發展脈絡的縷述格外精細，常常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很多有才華的論述都建立在這樣一個脈絡的縷述過程中。他的詩人論頗見功底，這當然與他的詩歌審美感受力之強有著直接關係，但若不在這樣一個發展脈絡中感受具體的詩人創作，恐怕也是不可能達到現有的成就的。

中國新詩在東西兩種詩歌傳統的基礎上起步，但最終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中國現代詩人的精神發展狀況。詩歌是最純粹的語言藝術，所以說它最純粹，並不因為以前詩論家所說的詩人可以不食人間煙火，詩人可以完全脫離社會人生、現實政治和物質實利關係，那只不過是一些詩人和詩論家的錯覺，是自己無力正視現實社會和人生痛苦的一種遁詞。詩歌之所以是純粹的，只是因為它應當或盡量多地擺脫掉除語言之外的中間環節而直接呈現詩人自己的精神感受，小說、戲劇、散文都要多多少少地借助情節和人物，都要借助非語言自身的力量，而詩歌則是更純粹的語言的藝術，在語言的意

蘊與形式的張力關係中實現精神感受的傳達。正是由於詩歌的這一特點，詩人自身精神的特點便起著更直接的巨大作用。詩人的精神較之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更是精赤裸裸的，儘管他的語言更朦朧、更模糊，但他對世界、對人類、對周圍世界的各種具體事物的感受在詩中則是更加無所遮攔的，否則，他就不能創作出好的詩歌。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可以用別人的語言說話，可以把自己埋藏在別人的語言裏，但詩人只能自己說話，用自己的語言說話，除了他的語言什麼都不能成為他內在感受的遮蔽物。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李怡著重揭示了中國現代詩歌與中國古代詩歌在審美特徵上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讀完他的這部著作，你不能不相信他的論斷，不能不認為整個中國現代詩歌與其說更接近西方詩歌，不如說更接近中國古代詩歌，雖然在表面特徵上恰恰相反，它在表面特徵上更接近西方詩歌，而與中國古代格律詩截然不同。

在很多人的觀念中，認為直觀、直感是不受社會文化的制約的，是人類中人人相同、沒有任何本質差別的東西。大概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像梁實秋這類的文藝理論家建立了自己的人性論，並在人性論的基礎上把東西方文化和東西方文學溝通起來，認為找到了評價東西方文學和文化的統一的標準。實際上，越是直觀和直感，越是反映著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個體之間的巨大差別。直至現在，我們黃種人還很難在直觀和直覺中覺得出一個黑人美女的美，我們的眼睛更易接受楊貴妃、林黛玉式的美女形象。直觀和直感是長期的審美經驗積累起來的，是在完全自然的情況下的文化觀念的

呈現，倒是理性更能幫助我們進入到別人的和別種文化的直觀、直感體驗中去。對於自己的直觀和直感，是不須理解，不用思考的，它在剎那間呈現，在一瞬間實現，是整體的，不必重新組裝，一眼就能感受到對象的整體特徵。在東西方文化數千年的獨立發展中，彼此因對世界和人類自身的理解不同，從而形成了絕不相同的感受方式，它不但凝結在人們的心靈中，而且凝結在各自的語言中。在西方，世界萬物都是具有超驗特徵的上帝所創造的，因而世界萬物都體現著超驗的上帝的創造意志，體現著它的精神，但這種精神、這種創造意志又不是直接呈現的，它包含在世界萬物的物質性的外殼中。物質性的外殼不但自身不具有精神性的特徵，而且它把那種超驗的精神禁錮在自己的物質外殼中，以物質的外殼掩蓋著它的超驗的精神。這樣，世界萬物便都同時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物質性的和精神性的。物質性的外殼是人間的、世俗的、實利的，具有現世的實利性的價值，但它卻不是精神性的價值，精神性的價值是超驗的、非人間的、非實利的，具有非現實實利的精神意義。物質的和精神的共存於同一事物之中，但二者不是統一的，各自有不同的內涵，物質的外殼僅具有相對性，精神性的價值才是絕對的，但這絕對又永遠只以相對的形式體現著，只有上帝這個非人間的、彼岸的創世主才以絕對性呈現其絕對性，但它卻因不具有相對性的形式而無法用我們的直觀和直感而感知，它只存在在我們的精神性的感受中。直觀和直感只能感知具有相對性的物質的形式，內在精神才能感知具有絕對意義的內在精神。人也是上帝的一種創造物，它也具有上帝的精神素質，但上

帝的創造意志同樣不是直接呈現出來的，而是在有限的、粗俗的、人間的肉體中禁錮著，所有屬於人的欲望、智慧、道德觀念都是人的現世特徵，都是與上帝的創造意志不同而又禁錮著超驗的精神的東西。人無法僅從對自身的理智認識中把握自己內在的精神，只有在心靈的精神感受中才能與它接近。人永遠是不純粹的，人生而有罪，人的精神永遠禁錮在自己的肉體的、物質性欲望中的有限形式中。人要找到自我的內在精神，就必須超越自己的物質存在的形式，而只在心靈中呈現出它的存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中不存在完全超驗的精神，我們不認為世界的萬物除了物質的特徵外還有不屬於物質的另一種精神性的東西。我們面前的世界是單層面的，物質和精神不相分離，精神是物質的精神，物質是體現著特定精神的物質，你肯定了它的物質也就同時肯定了它的精神，你肯定了它的精神也就意味著肯定了它的物質，美的就是美的，醜的就是醜的，牡丹花是美的，它的物質和精神就都是美的，它自身不具有任何禁錮美、限制美的粗糙物質性外殼，因而人直觀中的牡丹花本身就是美的；烏鴉是醜的，它的醜既是物質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它自身不具有任何被禁錮著的美，人在直觀中便能感受它的醜。人自身也是這樣。西方人從物質和精神的二元對立中不認為在此岸世界的人會是至善至美的人，而中國的文化則告訴我們，人在現世就可以成為聖人或真人，你不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自己努力不夠，因為自己沒有嚴格約束自己，因而你的任何不屬於真善美的東西都應由自己負責，都是應當感到羞恥的事情。必須看到，中外這種不同的文化觀念也凝結在彼此的語言中。

在西方的那種文化觀念中，任何一個語言概念都不是絕對真的、善的、美的，也不絕對是假的、惡的、醜的，它們都有物質的、現世的、粗俗的、實利的、形式的特徵，也有精神的、超驗的、非人間性的特徵，而在中國的語言中，即使多義詞也都處於一個平面上，而沒有外與內的差別，通過現象我們就能發現它的本質，現象與本質是同一的。這一切，都使中國古代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審美特徵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甚至表現在關於詩人和詩歌的根本觀念上。在中國，詩人就是能夠駕馭詩歌這種語言形式的人，詩歌就是一種表情達意的語言形式。你也熱愛祖國，我也熱愛祖國，但你不會寫詩，無法借助詩歌這種語言形式表達自己對祖國的熱愛之情，我會作詩，也就可以用詩表達出來。在西方，詩人的觀念與我們不同，詩人是與普通人有所不同的人，詩人有一種與平常人不同的能力，他能通過世界的物質性外殼感受到它的內在的精神，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詩歌被認為是上帝的聲音，是詩人在上帝的啟示下創作出來的。詩歌不但是超越於平常人的，同時也是超越於詩人自己的，它只是在一剎那間、在內在心靈中上帝的（或絕對精神的）自身呈現。所以，詩歌是詩人的精神追求，是自我精神的昇華，而不是詩人思想情感的現實性平面展示。詩歌不是平凡的，詩人不是平庸的，詩歌是人類的精神追求，詩人是不斷超越於自我和現實而進入另一個更完美的精神世界的人。當然，他們進入這個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中國，詩歌就是詩人的現實思想感情的表現，詩歌完全代表著詩人自身的道德品貌。他不是世界的猜謎人，而是世界的描述者；不是精神領域的探

險家，而是停留在某種精神高度的有修養的人。我認為，如果我們在東西文化這種根本不同特徵上理解李怡該書對中西詩歌審美特徵的比較，便可發現它們是相當深刻，相當精確的。為了篇幅的關係，我就不一一引述他對中西詩歌不同審美特徵的具體論述了。

假若本書還稍有欠缺，除了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可挑剔的小的不足外，我認為作者對古典格律詩與現代白話詩的不同審美特徵分析得還不夠深入具體，它遠遠不如中西詩歌不同特徵的歸納和梳理。我之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只有把這一方面也做得十分充分，才會使讀者感到，不但中國現代詩人根本不可能走出自己的文化而完全進入西方的文化，而且也不再有可能走出現代而完全走向古代。在詩歌創作和在文化上一樣，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盤復古也只是一種幻想。我們被推到了現代中國，不論怎樣，都只能是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彼此的差別也只能是現代中國可能有的差別。洋與古都只是我們的文化參照物，而不是我們選擇的本身。聞一多的新格律詩的主張不是為了替古人寫詩，馮至的十四行詩也不是代洋人作詩，他們都是為了作好中國現代人的現代詩。

王富仁

1994年4月10日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臺灣新版前記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與糾纏不清的現實：

一方面，中國現代新詩在思想、語言及審美形態上都與中國古典詩歌有了很大的差異，在過去，我們習慣於將這樣的差異視作現代中國詩人反叛古典傳統的結果。於是，百年來中國現代新詩的歷史被闡述成一段不斷反叛自己傳統的歷史。

另外一方面，在歷史旋轉的每一個瞬間，如果不懷有任何偏見的話，我們也能夠感受到：所謂的「傳統」又不是可以被我們任意否定和背叛的東西，「傳統」其實就是根植在我們骨髓、流淌在我們血液中的元素，它不是情緒化的反叛所能夠真正清除的。

中國新詩，從「西化」的胡適之於「宋詩運動」的密切聯繫開始，中間經過了新月派、象徵派、現代派之於晚唐五代諸傳統的吸收，直到最「現代化」的中國新詩派，我們可以清理出一條相當清晰的中國古典精神的印記。發掘這樣的古今聯繫，當為我們理解新詩與新文學的現代處境提供新的思路。

1994年，就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寫作出版了《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算是對中國現代新詩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古今文化聯繫作了一比較系統的梳理。著作問

世之後，正遇上了 1990 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義」浪潮：中國新詩與中國新文學的「反傳統」形象，遭遇到了空前的質疑，「五四」文學家們的思維方式被貶之為「非此即彼」荒謬邏輯，而他們反叛古典「傳統」、模仿西方詩歌的選擇更被宣判為「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是導致中國新詩的種種缺陷的根本原因。我個人認為，拙作的內容正好可以構成對這一浪潮的回應與對話。不過，在著作後來的傳播過程中，我卻意外地發現，在一些讀者的理解當中，拙作同樣成為了某種古典傳統永恒魅力的證明。這便提醒我不得不重新重視「現代」與「傳統」關係的另外一面的事實，即漫長的「傳統」流變過程中「現代」本身的價值或意義。或者也可以說是「傳統」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方式問題，「舊傳統」的存在與「新傳統」的生長問題。我以為，「文化保守主義」本身固然有它的價值，然而，一旦與國家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相結合，「文化保守主義」同樣會構成他們所批判的那種文化霸權，在這個時候，我們的任何言行都可能被旋入這一話語的圈套。於是，我一直想對著作進行適當的增補，有意識突出「現代」與「傳統」關係的另外一面，我認為，只有同時描述了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的矛盾糾纏的種種情形，才是對這一命題的比較豐富的展開。

今天，借助在臺灣出版拙作新版的機會，我終於可以對書稿進行適當的補充了。在關於詩人梁宗岱與穆旦的闡述中，我們當更能夠見出「傳統」的繁複與流動。